

俄罗斯“三套娃”自由滑“降维打击” “千金”夺金 “莎莎”摘银

本报北京电（特派记者 王坤 张堃雷）昨晚进行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单自由滑备受关注——号称俄罗斯“三套娃”的瓦利耶娃、谢尔巴科娃、特鲁索娃祭出“普通人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绝杀技”。比赛中，3人一共完成了7种共9个四周跳和四周跳加连跳，以技术难度的“绝对统治”对其他选手造成“降维打击”，被网友调侃“裁判的计算器咔咔冒火星子”。最终，“千金”谢尔巴科娃获得金牌，“莎莎”特鲁索娃第二，日本选手坂本花织以稳定的发挥排名第三，瓦利耶娃因失误较多最终排名第四。

本场自由滑比赛除了俄罗斯“三套娃”，其他选手没有任何四周跳。中国选手朱易在此前的比赛中位列第27位，未能晋级昨天的自由滑比赛。

参加自由滑的选手是此前短节目排名的前25名。在她们提交的计划动作表上，只有俄罗斯“三套娃”是有四周跳计划的。其中，短节目排名第四位的特鲁索娃计划做5种，排名第二位的谢尔巴科娃计划做两种，排名第一的瓦利耶娃有3

种。这种高难度配置计划表，是冬奥会女单历史上“前无古人”的。

“三套娃”不仅拥有其他选手所没有的高难度跳跃，跳跃基础分值大大领先，对其他选手造成“降维打击”，也使得本届冬奥会女单的奖牌争夺战陷入“俄罗斯内卷”。最终，当其他选手还在跳跃是否足周的问题上纠结时，俄罗斯“三套娃”冲击四周跳成功。除了瓦利耶娃因比赛压力过大、失误较多并放弃了一个四周跳加连跳外，其他计划数量的四周跳和连跳均被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三套娃”是平昌冬奥会女单冠军亚军扎吉托娃和梅德韦杰娃的同门师妹。而冬奥会花滑女单历史上直到平昌冬奥会，都没有任何女选手挑战四周跳。北京冬奥会的女单自由滑赛场上，四周跳横空出世，也使其拥有了和男单同样大热的关注度。尤其是总分排名第一的谢尔巴科娃，据说可以排进男单前12名。这种“男单级别的配置”也被网友调侃：“分数高得连裁判的计算器都冒火星子了吧。”

独家解析

是什么“神秘力量” 让俄女单频出四周跳？



□本报特派记者
王坤 张堃雷

如果你以为俄罗斯这次有3名选手在北京冬奥会花滑女单自由滑中上演了四周跳，就认为四周跳很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

花滑四周跳

曾是男运动员
实力尊严的代表

花样滑冰四周跳是一个什么难度概念？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近16年间、5届冬奥会的花滑动作配置来说，男单曾上演过靠三周跳夺冠的“历史倒退”，美国前冬奥冠军雷萨切克凭借两套没有任何四周跳的节目，赢过了拥有四周跳的都灵冬奥会冠军、俄罗斯“冰上教父”普鲁申科，但也因此成为人们的笑柄。对花样滑冰男选手来说，四周跳既代表实力，也代表尊严。也正因为人们对男单四周跳一度失望，平昌冬奥会周期，由日本名将羽生结弦和中国名将金博洋在世界掀起“四周跳大战”，才使得男单“挽回尊严”，并体现出男单这个项目应有的基本实力。

直到平昌冬奥会周期，女单的世界最高难度始终保持在3A（三周半跳）。2019年，奇迹出现了——哈萨克斯坦的伊辛巴耶娃，在那一年的世锦赛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际赛事中完成四周跳的女运动员。正当人们以为女单从此要开启“四周跳时代”时，3年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单也仅有俄罗斯选手能够完成四周跳。

背后神秘力量

女单四周跳
只被“面姐”掌握

是什么“神秘力量”让俄罗斯女单频出四周跳？女单四周跳技术，并不是一个被俄罗斯运动员普遍破解并轻松掌握的技术它只被一个人掌握，就是俄罗斯“三套娃”和平昌冬奥会冠军亚军的教练、曾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俄罗斯名帅——“面姐”图特贝里泽。

她因拥有男人的性格、留着一头方便面一样的长发，被中国冰迷亲切称为“面姐”。平昌冬奥会之后，“面姐”的一众爱徒升到成人组，而升到成人组之前，这些青少年组的娃娃们就已经掌握了各种四周跳。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套娃”，此前“面姐”门下的伊辛巴耶娃，跟随“面姐”训练仅一年，就成功在国际赛事中完成首个女单四周跳；年仅11岁的索菲亚·阿卡提耶娃跟随师姐妹们的脚步，在训练中完成了一个四周跳4T，成为女单四周跳最年轻的运动员之一。

女单“求稳”的时代过去了。45岁的“面姐”，被誉为体育界最成功的“硬核”女教头之一，还曾接受过俄罗斯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勋章。

把队员当自己孩子

严厉的班主任
也有温情的一面

“面姐”的训练环境和训练方法一直受到外界质疑，被认为不利于运动员的身心发展。有人说她“养蛊”式训练，使选手受到束缚和压抑，特别是在“面姐”爱徒梅德韦杰娃平昌冬奥会抱憾失金，出走加拿大之后，不少成人组选手也随后出走，使这种传闻更甚。但也有人认为，“面姐”也有温情一面，从她让梅娃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长，到她收下扎吉托娃的一束花并把她留在门下、最终培养成平昌冬奥会冠军，这些小小的细节依然可见。

有不少冰迷认为，“面姐”就像严厉的班主任，对需要指点的懵懂孩童，能够给出明确要求并严格要求学生努力达到要求，从而神速进步。在平衡运动员关系方面，“面姐”就显得粗放了一些，因为她从来不愁优秀的苗子。

“面姐”也有自己的悲情。平昌冬奥会备战期间，她的母亲患上了局部脑瘤，之后被诊断出脑癌。“当平昌冬奥会结束后，我唯一能感到的就是痛苦。人们都跑来祝贺我，但我这真的没有快乐，对我来说，就只剩痛苦了。”“面姐”说。

亚军特鲁索娃。
本报特派记者
韩伟摄

冠军谢尔巴科娃。
本报特派记者
韩伟摄